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上一次課程講到鑑察的天地鬼神，有天神，有三尸神在身中，還有灶神，這些種種神明都在鑑察我們所行之善惡。而太上老君舉到其過大小有數百事，他挑了一些具體的過失來跟我們提醒，因為只要有過，大則奪紀、小則奪算，都不可以馬虎掉。就像上一次提到，宋朝符仲信他沒有燒香、沒有早起，看起來是一件小事，但是從心地上看，他不燒香，對佛菩薩、天地神祇沒有恭敬。心不恭敬，那會在多少事相當中犯意惡，甚至於是言行上的過失？這個就很難說了。晚起容易飽暖思淫欲，容易起淫念，這個意惡積累起來也是很可觀的。所以太上具體舉這些過惡，讓我們有所警惕，也是很慈悲。所以欲求長生者，我們希望求到長生的好果報。長生，我們說五福臨門，五福是長壽；富貴；康寧，健康；還有好善好德；還有考善終，就是好死，俗話說的好死好超生，臨終沒有障礙，這是五福。壽命是很重要的，沒了壽命，其他的就使不上力，其他的也受用不了了。所以這裡勸勉我們，欲求長生，欲求好的果報，一定要避開這些過惡。

其實這個「避之」，更重要的就是能夠改過來。我們說修行修行，師長老人家給我們講得很清晰，修行是修正錯誤的想法、看法、說法、做法，將錯誤的想法、看法、說法、做法加以修正，叫修行。因為行為分身口意，想法、看法，意，這個身口意就包含一切的行為，我們要先知道這些是錯誤的，進而去改正它。而且我們還沒有遇聖教以前，這些倫理道德因果所知不多。我們這個時節因緣，因為東西方對於經典忽略掉了。所以老人家都說了，我們是補習

，以前的人早就學的我們沒有學，現在趕快把它補起來。而且我們是成年才來學，是非常辛苦，因為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。假如從小沒學，麻煩了，習慣了這些貪瞋痴、這些習性，要再扭轉，實在講像扒皮一樣，不容易！

《佩玉篇》是本好書，弘一大師慈悲，在兩本大儒的讀書筆記當中挑精華，給我們薰習，甚至於是說對我們整個修學很關鍵的一些觀念、態度。在這本書裡面，一開始就說到，「二十年治一怒字，尚未消磨的盡」，這句話就很有味道，世間的人他不承認自己錯，這個是真正要修身的人，他已經知道要修了；而且又是從小讀書的人，我們從小還沒有讀這些聖賢書，他是知道了；而且「治」是對治，下功夫，這個治字就是儒家講的克己復禮，就是《大學》講的格物，格除物欲。「治一怒字」，怒字是脾氣，瞋恚上來了，把它壓下去，把它調伏，他用了二十年工夫還沒有把它消磨乾淨，「以是知克己最難」。

其實成德讀到這些句子真的是背後流汗，流冷汗。為什麼？這些讀書人已經很用功了，而成德從小也沒有學，比他們的根性差多了，他們那時候社會純樸，自己還經歷那麼多的染著，可見得要靠自己的力量調伏這些習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但是這見思煩惱，這貪瞋痴，只要沒有辦法對治，根本出不了六道，不止出不了六道，鐵定要墮落到三惡道去，假如沒有念佛法門，真的是沒救了，自己只能長劫輪迴。所以佛慈悲發四十八大願，成就極樂世界，讓我們橫出三界，不然我們靠自己出不了輪迴，這真的是大恩大德、救命稻草。我們真體會到靠自己的能力幾乎絕對是出不去，念阿彌陀佛的恩，念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這個法門的恩，念歷代祖師傳承，到師父老人家把這個法門給我們講清楚，這一分恩油然而生。前提是我們真的知道輪迴苦，不能再搞了。就像阿羅漢想到以前在六道當

中在地獄的情境，他不是受，他只是想而已，流血汗，就知道那地獄的刑罰多苦。所以「若懼地獄之苦，則精進自生；若念無常之速，則懈怠不起」。

我們看到這一次冠狀肺炎，這也是一個人類幾乎都沒有心理準備就突如其來的災禍，這真的是無常迅速。甚至於好多人還不把它當一回事，現在還有一些地區，那些風景區還一堆人在那裡，根本不把這個事情當回事。就是人現在太自我了，他也覺得不會輪到我，他更不可能去想到會可能因為我影響到別人，可能因為我損失的是國家社會的資源。所以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一個關鍵點，就是我們受的教育偏向於自我中心，講得更具體一點就是比較自私，不會為大局、不會為社會國家考量，尤其不會為自己的家庭考慮。我們看到現在的衝突，在家庭裡的層出不窮，兄弟之間、夫妻之間、父子之間，多少人倫的悲劇，根源是所受的教育，因為問題在人心，人心要靠教育。所以「興大悲、愍有情、演慈辯、授法眼」，這個法眼，首先他們要懂道理，「人不學，不知道」，「人不學，不知義」。所以確實無常迅速，我們根本招架不住，都被無常給吞了。應該我們在這一段時間也會警覺到，若念無常之速，懈怠不起，隨時無常會來，隨時有可能我們就沒有這個身命了，那自己到底有沒有把握出輪迴？就不容易懈怠了。

當然，講到這裡，可能有同學就想，那我就好好念佛，現在漢學院還讀不讀？很多時候我們在聽經的過程，今天聽了這一段，好像就一下子覺得這個最重要了。有些人更嚴重，聽一聽，工作也不要了，家庭也不要了，跑到一個山上去念佛，搞得全家人雞飛狗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修行首重正知正見，來指導他修行，而且這個知見決定不能偏頗，一偏，愈修愈分別、愈修愈執著，就麻煩了。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明師受戒，善知識給我們講清楚。所以老法師

講，修行不是讓我們放下這些責任，是放下心中的執著、貪瞋痴慢，外面的事沒有障礙，事事無礙。尤其《華嚴經》講的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我們聽經聞法就是要把道理聽圓融。能夠圓解的人才能圓修，圓解圓修修一天，勝過沒有圓解的人修一劫，差很多。所以聽經聞法重要，可是不能亂聽，一定要聽修行的過來人講的。所以在密宗，他們要找一個老師收一個學生，都要好幾年的工夫，彼此都同意了才行。用我們中國話講師徒如父子，這關係可不一般。但這可不能是一時激動，要很冷靜的。因為，他假如不是真正的過來人，他還有分別執著，那他再教導我們，他自己的分別執著會不會一起帶出來？這個就很難講了。這麼一說，那不就是要都是過來人才能講課了？古代的規矩，開悟的人才能講經，但這個時候難，所以有佛法就有辦法，得變通。

當初我們師父上人學講經，一開始李炳南老師勸他學講經，他說：「我不能講，開悟的人才能講。」李老勸請老法師很柔軟，怎麼勸？「你不講就沒人講了」，大家都不懂。你怕講錯，因為下錯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。不過這個公案大家要細細想想，雖然只下錯一個字，這是從相上看是一個字，好像才一個字，從心上其實是偏得比較嚴重。偏了什麼？沒有照佛經講，沒有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，那不是已經有點狂妄的徵兆了嗎？老法師不敢講，李炳老給他一個方法，「你就講祖師註解的，錯他負責任，你不負責任。」老法師說：「是有道理，還是不能講。」李炳南老師人家柔和質直攝生德，他不強迫師長，跟他說：「好好好，那看看總可以吧。」師長說：「看看當然可以了。」就去看。結果一去看，班上的同學大部分是小學畢業，然後還有小學畢業六十多歲的林看治老居士，師長老人家說，那大部分都學歷比我低，我還初中畢業，高中還念了半年。他提起信心了。成德想說，這個林看治老居士說不定

是佛菩薩來示現，老法師剛好看到她，「那我也能講」，所以功德無量。

我們在眼前的因緣，同學們都是發心要弘揚漢學的，我們能夠在班上盡心盡力，不管是和睦同學、尊重老師，還是精進用功，都帶頭，都學為人師、行為世範，那就是在當同學的這個因緣角色轉《華嚴經》，這八個字就是《華嚴經》的表法。這個功德很大，可能就因為你，帶動了很多同學的善根、願力，就像這個林看治老居士的精神感動了師長。我們看李炳南老師勸老法師的，這個也很有味道，「你還沒有開悟，要照祖師註解去講」。所以今天要找過來人不容易，可是真心向道的人，他也知道要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，不能隨順煩惱習氣。你真的要去找一個好的善知識，你就要會觀察，他有沒有述而不作、信而好古，不然我們把自己的法身慧命亂去賭，那可不行。那得也是觀察長久，觀察善知識，甚至於還要觀察你所在的單位學風、道風。我們這個時代，要想成就自己，好的老師、好的同參道友、好的環境都是滿關鍵的。當然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，我們只要這個道心不退，不斷積累福慧，這些因緣都能水到渠成。

剛剛我們講到，這個修學的過程要生處令熟、熟處令生，而我們習慣成自然，這些習染力量很大，得把它轉過來。這有個過程，要發大勇猛心、立決定志，不顧生死，死都不怕，就怕這個壞習慣又起來，就怕這個不對的念頭又起來。所以不顧生死，不計成敗，要對治一個習氣，都不知道要多少回合。就像這個讀書人說二十年治一個怒字，那請問，他跟這個壞脾氣多少回合？而這個數百事，很可能每一件都跟我們無始劫的一個嚴重習氣有關，真的是「學道須是鐵漢，兩字信條『真幹』，寧肯碎骨粉身，終不忘失正念」。所以這一生「真為生死，發菩提心」，要出輪迴，「以深信願，持

佛名號」，就「妄想千般都不管，一聲佛號要分明」，才出得去，不然無始劫的煩惱太多了。但是這一個正念一起來，這些就污染不上了。我們現在要橫出三界，就好像趙子龍救阿斗。阿斗在這裡比喻我們的佛性，那趙子龍就是我們的道力、法力，得勇猛的決心。要橫出去，不是要把幾十萬大軍都殺掉，不是；殺出一條路，讓這些習氣不能做主，讓我們能提起正念，然後阿彌陀佛的大願力把我們接出去。

所以我們要把這些習氣從熟處轉到生不容易，就是改過。而修行其實就是兩件事，知過，知道哪些想法、看法、說法、做法不對，接著把它改成正確的，就是這樣。可是要改過，首先要知道過在哪，他有時候不承認，所以前面我們講，得打破自欺才行。孔子感嘆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。」我們要想，孔子感嘆的時候是多少年前？二千五百年前左右。就像剛剛我們提到這個讀書人，他說二十年治一怒字，這個讀書人離我們可能也有二百年、三百年了。他那個時候的基礎，都這麼難，我們現在再不下大勇猛，那根本不可能改過。孔子當時就已經感嘆，「未見能見其過」，「見其過」是知過，「內自訟」是悔過，能知能悔，這已經是不錯的善根，還沒到改。所以為什麼佛門的傳統叢林道場最主要的建築物，「大雄寶殿」？真能改過，那是大英雄。

我們談到改過，《了凡四訓》的教誨講得非常清楚。我們先看一百零一頁倒數第二行，這一段已經講到了，很多古代明理又有閱歷的讀書人，見人家一舉一動就可以洞察到他的禍福，因為吉凶禍福都有徵兆，從他的行為都可以判斷出來。他是厚道的，當然招感福報；他是刻薄的，必然招感災禍。所以「俗眼多翳」，是我們自己都是這些凡夫俗見，就看不清楚事理，尤其是看不清楚因果。什麼事情都離不開因果，我們看不清楚，還說有未定不可測。其實接

下來《了凡四訓》經文說，「至誠合天。」《中庸》也說，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」大家冷靜去觀察現在全世界，這個國家民族要興，好的領導人出現了；這個國家民族要弱，一些公眾人物，對社會大眾影響很大的公眾人物，都會有偏頗的行為出來。你也不能全怪他，那是共業，這個地區的共業才招感出這樣的公眾人物，甚至於是這樣的國家領導人。這個都是交感，所以合天。所有的依報也是隨著我們的正報在轉。還有《中庸》講的、四書講的、經典講的，我們現在留心觀察都可以觀察得到。所以為什麼說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？現在不用行了，現在因為這些網路、媒體那麼發達，全世界現在發生什麼都看得到，你要從中能夠洞察事理，你就長見識了。「福之將至，觀其善，而必先知之矣；禍之將至，觀其不善，而必先知之矣。今欲獲福而遠禍，未論行善，先須改過」。今天假如我們不改過，這些錯誤的行為還在做，哪怕我們在行善，這個善都一直在障礙我們、在形成業力，就好像一個器皿，底下破洞了，一直往外漏，所以要先改過。

怎麼改？我們就不能細說了。「第一，要發恥心」，孟子說的，「恥之於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則聖賢，失之則禽獸耳。」我們現在再來讀這個話，印象深刻。這個時代的人只要沒有羞恥心，他現在的行為，就真的，連可能禽獸都做不出來的事他都做得出來。我們不說別的，虎毒不食子，可是現在的人，全世界一年有登記的墮胎五千萬，這是很嚇人的。你看這五千萬多少怨氣？本來是來報恩的，都變報怨；本來是來討債還債的，結果都結了新的殺業，然後都變成冤仇了。所以古人這些話很懇切，我們發恥心。就像印光祖師勉勵我們，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」。顏回勉勵我們的，顏回夫子說到，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？有為者亦若是。」「第

二，要發畏心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難欺」。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前面所講的，都讓我們要生起敬畏天地鬼神、敬畏因果，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」。「第三，須發勇心」，勇猛的心。「人不改過，多是因循退縮」。我們能退到哪？不能退了，哪有路可以退？不勇猛調伏習氣，就是在輪迴當中無有出期，所以這個勇心重要。「吾須奮然振作，不用遲疑，不煩等待」。明天再說、明天再說，時間就整個蹉跎掉了。當下即是，直下承擔、直下對治。「小者如芒刺在肉」，這比喻得很好，「速與抉剔」，小的過失、過錯，芒刺在肉，趕快把它拔掉。「大者如毒蛇嚙指」，大的惡一有徵兆，趕緊像毒蛇嚙指，「速與斬除」，沒有絲毫凝滯。這個風雷益卦就是用在這裡，就是不能有絲毫遲疑，要馬上斬斷。這樣，「具是三心，則有過斯改，如春冰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！」一定可以改得過來。這是首先改過發三個心。

再來，怎麼改？發了這個心，下手處，「然人之過，有從事上改者，有從理上改者，有從心上改者。工夫不同，效驗亦異」，用的功夫淺深不一樣，效果也不同。現在從事上開始改，「如前日殺生，今戒不殺，前日怒詈，今戒不怒，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強制於外，其難百倍，且病根終在，東滅西生，非究竟廓然之道」。究竟就是徹底，廓然就是整個把那些阻礙都去掉了，叫廓然。這個就像石頭壓草，沒有根本解決，所謂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。

「善改過者，未禁其事，先明其理」。這個理就是所有這些經教就在教導我們，我們明了這些理，就不願意違理而行。比方我們看一百零五頁第三行，「如前日好怒」。因為這個「怒」字我們得要知道它的害處，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，白修了，百萬障門開，很多障礙就出現了。因為祖師說到，「瞋是失佛法之根本，墜惡道之因緣，法樂之冤家（脾氣一上來，沒有法喜了），善心之大賊

，種種惡口之府藏（這個瞋恨心太重了，很多埋怨都積積積，積到最後爆出來了）」。所以師長老人家也特別強調，真正修行一定要對治脾氣。這裡從理上他說，「必思曰：人有不及，情所宜矜，悖理相干，於我何與？本無可怒者。」情所宜矜就是用恕道，寬恕別人。「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，亦無尤人之學問。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、感未至也，吾悉以自反」，自我反省，這個是忠，反求諸己，寬以待人。「白鹿洞書院揭示」，四千五百年前，老祖宗是怎麼教導我們後裔的？在接物、與人相處兩句話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恕道；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忠。我們看到，對治怒也是忠恕。其實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，我們所有的過惡，只要提起忠恕之心，都能夠對治。從理上不離忠恕，從心地上也是不離忠恕。我們能這樣自反，「則謗毀之來，皆磨鍊玉成之地，我將歡然受賜，何怒之有？」這個就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所有境界，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都是來成就我的，我要接受得了考驗，有什麼好發怒的？「又聞謗而不怒，雖讒焰薰天，如舉火焚空，終將自息」。人家毀謗，你不生氣，也不回嘴，他講，講到最後，就像舉火焚空，就燒完了。「聞謗而怒，雖巧心力辯，如春蠶作繭，自取纏綿。怒不惟無益，且有害也」，脾氣一上來，問題愈複雜，愈辯愈熱鬧，就麻煩了。「何以息謗？曰無辯。何以止怨？曰不爭」，古人這些話都很有道理。

接著最後是從心上改者。「過有千端，惟心所造」，就像我們剛剛說的，其過大小有數百事，那麼多事，過有千端。這數百事怎麼辦？惟心所造，「吾心不動，過安從生？」這個是從心上去改。舉例，「學者于好色、好名、好貨、好怒，種種罪過，不必逐類尋求，但當一心為善」。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灶神也是這樣指導他，只理會善的一面（善的一邊）去就好，「正念時時現前，邪念

自然污染不上」。了凡先生很慈悲，都會用比喻，讓我們一看就知道：「如太陽當空，魍魎潛消。」好多這些不好的東西，太陽一出來全沒了。「此精一之真傳也」。所以我們接下來講到行善，也都是很多一開始就是讓我們從心地下功夫。「是道則進」，這個道就是指真心、性德，甚至是符合道義；「非道則退」，這是所有修善種福的總綱領。

接下來，「不履邪徑，不欺暗室，積德累功」，這個都是從存一個真誠心，真誠心是本體，真心的本體。「慈心於物，忠孝友悌」，這些都是成就自己，偏明明德這一塊。「正己化人，矜孤恤寡」，那就比較是，化人，比較是親民這個部分。「慈心於物，忠孝友悌」，對父母孝敬、恭敬，對君王盡忠，友愛兄弟姐妹，這個都是，就像師長老人家他這個科會就是「修敬」。我們看到科會上面講到「積善」，第一句是「總說」，接下來是積善哪些善行，又分為「自行」、「化他」。而自行當中存誠：不履邪徑，不欺暗室，積德累功。修恭敬心：慈心於物，忠孝友悌。印光祖師講：誠與恭敬，乃了生脫死、轉凡成聖之絕妙祕訣。祖師講這個話已經給我們講得很透徹了，最好的祕訣方法是什麼？誠與恭敬，就是誠敬。就像這裡提到一心為善，把誠敬心提起來、真心提起來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，這個是精一之真傳。就像印祖傳給我們的這個絕妙祕訣，其實在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也是這麼教導我們的。

「過由心造，亦由心改，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」，直截了當。「奚必枝枝而伐、葉葉而摘哉！大抵最上者治心，當下清淨，才動即覺（就覺照到了），覺之即無。苟未能然，須明理以遣之」，明白道理，正思惟去調伏它。「又未能然，須隨事以禁之」，從事相當中去禁止。「以上事而兼行下功」，從行為上、從心上雙管齊下，「未為失策」。但「執下而昧上」，只執著在事相當中用功夫，

都沒有從心上，這樣修學就比較笨拙了。我們了解《了凡四訓》這一段教導，我們就知道要發三種心，進而從事上、理上、心上可以同時並進來用功。我們看到接下來這些善事、惡行，我們要斷惡修善，其實也都是從事上禁止之，上事兼行下功。但是我們學的每一個經文的行持，不管是積善（行善）的我們要做到，還有這些惡事我們要把它改除掉，都是事上下功夫，心上更要從根本去用功。而且我們也透過很多古人對每一句善惡經句都有很精闢的開解，我們也是更加的明白道理。很多時候我們一明理了，就覺得應該這麼做。

接下來我們進入經文。我們的進度還是有點慢，所以看看情況，因為《彙編》註得太精彩，但是我們時間有限。在民國時期，印光祖師很讚歎《太上感應篇直講》這個書。《彙編》是文言文，所以很多老百姓他不一定看得懂，但這個《直講》它解，又很淺白的話來註解。因為我們時間有限，有一些我們就直接用《直講》來了解它的理。進一步我們再舉一些事，怎麼樣來落實。

【是道則進。非道則退。】

是總說。我們進入科會第三個部分，「福報」。這一個部分又分三個大部分，第一個「總說」，第二「積善」，第三「結勸」。我們先來學習總說裡面這一句，『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』。從因上講，「是道」是善心善行，「非道」是惡心惡行。因為我們要趨吉避凶，從因地上講，是道就是善心善行；從果上講，吉、福就是是道，凶、禍就是非道。其實我們中國的文字（漢文）非常有味道。比方我們現在看，能想到的詞來體會這個「道」字：道路，你就要走正道，非道那就是邪路了。還有道德，這個道是什麼？八德，跟八德相應的就是道。道義，跟義相應的。道心，就是跟真心相應的。所以從佛家講徹底的，是道，這個道就是性德；非道，就是跟性

德不相應的，就要退。

我們剛剛說從心上改，性德，老法師慈悲，讓我們容易去體會，什麼是真心？五心：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，就是是道；跟這五心相違背，非道。佛家是心，這個五心，老人家把行，五個行舉出來：三福、六和、三學、六度、普賢十願，跟這五個行門不相應的是非道，相應的是道。四十九年講的《大藏經》那麼多，我們把綱領找到了，好進德修業，好趕緊改過。這個退就是不能做，甚至於要把它斬除。

從根本上，是道就是跟性德相應的，是道；不相應，非道。但講到極處，講到最根本、最極處的時候，一念是道，二念、三念就非道了，這個二念、三念就是分別執著。第一念就是真心，就是那個老老實實念佛，真心。假如你念佛當中，我們念的時候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，這個是一念，就是一句佛號了了分明。但是假如我們念，還想著趕快要有效果；念，還想著要裝個樣子給別人看，好像我很努力精進，這些都是二、三念。念佛的時候要用一念，做事的時候也要用一念，處事時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」，這個就是用心如鏡，也是一念。都是用一些譬喻讓我們體會真心，真心如鏡。就像莊子說的，「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」，事情還沒來，他不會去攀緣，鏡子都是境來不拒、境去不留。那我們用心如鏡子的話，就是未來勿將迎，已過勿留滯，「坦坦蕩蕩，鑑空衡平」，大公無私，第一念。但是「若計較人我、瞻顧得失」，得失心現前，「或激於意氣」，意氣用事了，「或牽於感情」，感情做主了，這個就流入第二念，就二三念，那就非道。所以講到極處，一念，是道；二三念，分別執著，非道，這個是講到究竟了。具體，我們剛剛說的三福、六和、三學、六度、普賢十願；儒家，那就是五倫八德；五戒十善，這個都是最基礎的，就是

是道；跟它相違背的，非道。

是道我們就要進。所以經典當中說「見善如不及」，明白這個是道了，趕緊去努力。就像舜王，「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」，他只要一明白這個應該做，他就全力去做，他不會退縮，難怪他能成聖人。所以「則進」，這個要學舜王的精神，見善如不及，就像剛剛說的羞恥心，馬上就去幹。「非道則退」，就「見不善如探湯」，就像去摸到那個滾燙的水，馬上就縮回來，不敢再做了。

我們翻到一百一十二頁，舉了一個具體的榜樣，但這個文也比較長，大家可以抽時間去看，確實有很多學處。「後漢管寧，嘗與華歆鋤地」，他們剛好在耕作，剛好挖到金子。管寧根本就不看，華歆拿起來看了一看又放下。所以這一段故事就流傳後世。管寧就跟他的同學華歆割席，意思就是不跟他交朋友。當然，我們從這整個故事可以看得出來，管寧是一個非常柔軟的人，很慈悲的人。他跟朋友華歆，看起來從相上看，好像世間人假如感覺比較敏感的說，會不會太強烈了？《了凡四訓》講到這個行善，我們要會分辨，善有真有假。中峰禪師遇到那些讀書人說，打人罵人是惡，「中峰云：未必然也」，「公則為真」，「私則為假」。我們看看管寧為什麼這麼做？他是藉由這件事情要提醒他的同學，這個利還能動他的心的話，他以後去當官就很危險，等於是管寧是為了他整個人生在給他勸諫，這個是仁慈的。

我們看到當時戰亂，他「避地遼東」，「公孫度」，就是當地的大官，很禮敬他，但是他不想去當官，然後就住在山裡。可是很多人就搬去跟他住，「能親仁，無限好，德日進，過日少」。古代這些讀書人真有修養，都跟舜王一樣，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，他很有感召力。「鄰牛壞田」，隔壁家的牛踩壞了人家的

田地，「寧牽至荒處看牧」，就把這個牛牽出來，把牠看好。後來這個主人來找，把牠領回去的時候，就非常慚愧，感謝他。就是很柔軟，因為他的德行，人家自然生起慚愧心。又在當地行教化，而且在遼東教化了三十七年。後來當時的朝廷就發了命令讓他去做官，他就坐船回來。結果當時風浪大作，很多船上的人都呼天懺罪。這個就有可能變成臨時抱佛腳了。管寧曰：「嘗一朝科頭」，嘗就是曾經，有一天早上沒有戴帽子；「三晨宴起」，有三個早上起晚了；「一次不冠如廁」，上廁所沒有戴帽子。「過必在此耳」，那我的過失應該是在這。他面對危難，他只想到自己錯在哪，這個心態也是很可貴。他並沒有說，我做了很多善，不應該讓我遭難，他沒有這些埋怨。所以真正把聖賢書放在心上的人、照著去做的人，他必然是勤於教學、勇於改過，這個過犯了，他都引以為恥。「同行諸舟盡沒」，這些船都沉沒了，「寧舟得濟」，他的船沒事。

「歸授大中大夫」，這很高的官，他不接受。這個華歆那時候也當那麼大的官，可見得管寧也很厲害，他看這個同學讀書人，他就可以看到可能以後會當大官，假如那個時候不警誡他，以後更沒有機會了，這個也是愛護，「善相勸，德皆建，過不規，道兩虧」。那他也沒接受，「亦辭」。「卒年八十四」，活到八十四歲。他所坐的木榻，就是木頭做的床，古代坐的時候是跪著，「著膝處皆穿」，代表他動作很謹慎。為什麼那些地方都凹下去？「以五十年未嘗箕股也」，他坐的時候腿沒有張開，等於是自我要求很嚴謹。姻親、鄰居窮困的人，家裡吃不上飯的人，他一定去救濟他們。而且「與子言孝、與弟言悌、與臣言忠，貌恭言順，能因事以導人於善」，他隨時跟不同的人都會視他的因緣，可能他修身的狀況、家庭的狀況、心理的狀況，他能因事以導之於善，就循循善誘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廣修供養。因為很柔軟、很善巧，「慚者無不

化焉」，都因為親近他生慚愧心，被他感化了。

為什麼《彙編》把管寧這個故事擺在「是道則進，非道則退」？可見他的警覺性很高，你看這個金子不能動他的心。而且他自我的觀照，就這麼小的錯誤，沒有戴帽子，才三天晚起，他都覺得這個是非道，警覺性相當高。而且從他一些生活的細節，你看坐的位置，就可以看出他一舉一動非常嚴謹。最後講完他的事例，古人也很用心，就藉由這個故事，我們能有哪些反思列出來。等於是無理有事，或者藉由一個故事給我們什麼啟示，不然就當故事聽了，就沒有受用。

了凡先生這一點他用得非常善巧，我們看「與人為善」舉了舜王，他在雷澤這個地方，那邊的人都互相爭，舜王自己做出讓的行為，一年把這個地方感化了。故事講完了，但是有了凡先生後面的敘述，我們很得受用，沒有他的分析，可能沒有那麼深刻。他說「以舜之明哲」，他德行威望那麼高，「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」，他怎麼不用講的去教？「乃不以言教，而以身轉之」，他假如用講的，我們就學不到了，「良工苦心也」。因為我們後世的人沒有他的威望，要用講的，人家心裡不服；但是以身轉之，每一個人只要有真正要去利益人的心，都可以用身教來帶動。不然，假如舜王那時候用講的，我們後世的人沒他的德行，又執著要說服別人，適得其反，良工苦心也。其實了凡先生很善巧，又把這一個公案拉到我們現在這個時代，「吾輩處末世」。了凡先生用的時候，離我們可能四百年前，四百多年前，他那個時候已經就藉由這個要引以為戒了。那我們又比他更晚了，等於是末法時期更衰落的時間了，再不照他這樣做，根本沒有辦法自利利他，所以這一段話就很重要。吾輩處末世，就是我們在末法時期，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，勿以己之善而形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斂才智，若無若虛」。這個《

太上感應篇》也教「不衒己長」，叫收斂才智，不然才華能力就壓到別人。

我們現在人與人相處，想要讓自己國度的人，包含你生長的這個地區的人，你們的生活環境還算相同，能夠和睦相處，甚至於是人家能佩服你，就不容易了。更何況我們走到國際間，不同國度的，哪怕都是炎黃子孫，他的人生體悟、思惟方式、價值觀都有一些差異。所以這一段話就很重要，不然我們很難不產生人際相處的問題。人際相處不能處理好，這個要德日進就困難，每天煩惱不增加就不錯了。一個人是不是真有修養，一跟人相處就試出來了。不能是自己獨處的時候，每天也念很多經，很精進、很用功，是不是真的有提升？要在處眾當中才容易看出來，因為我們一處眾就有境緣，這個習氣有沒有調伏就可以檢驗。

這個是了凡先生的苦心，這一段話他很有閱歷跟智慧。要收斂才智，若無若虛。接著，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，一則令其可改」。不要激怒，最後，激之，君子可使為小人；愧之，小人可使為君子。就像管寧，他就是愧之，所以老百姓都被他感化向善，小人可使為君子。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」，你明明知道我有過，你都不張揚，他也不敢放縱。所以師長老人家說，他做得不對，隻字不提；他有一點小善，讚歎他。人有良心，我這麼多過失他都不講，我有一點善他就讚歎肯定我，人的良心就是這樣被喚醒的。所以人與人相處，老人家說一句箴言：只看對方的優點，不看對方的缺點。當對方的優點你都放在心上，你跟他一相處就給他一種鼓舞的力量，不知不覺。而你都見他的優點，當你在勸他的時候是疼惜他，他很容易接受。所以存乎一心，都是這個心在起作用。這個是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。一則令其可改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。見人有微長可取、小善可錄，翻然舍己而從之，

且為豔稱而廣述之」。其實這個就是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」。現在行善的少，要把這個風氣帶起來，多鼓勵、多讚歎，少批評。

「今人試思」，就是從管寧這個事件讓我們反思，「二六時中」，就是一天晝夜六時，二十四小時，「家眾拂意，可生煩惱否」，跟家裡人相處，不順自己意了，會不會生煩惱、發脾氣？雖然都是小事，都要勘驗心跟道相不相應。「安居飽暖，可生淫欲否」，有沒有飽暖思淫欲？「生計清淡，可生營殖否」，就是經濟情況沒有那麼理想，有沒有每天一直在那裡絞盡腦汁苦苦的要去賺錢？因為這樣的狀況，這個心完全都不安，太強求了，而且是把財看得太重了。當然，假如是為了孝養父母、照顧好家人，這個又是另外一種情況。「道侶離索，可生昏惰否」，這個修道，尤其是放下世間要去修行的，離群索居，會不會生昏惰？是不是還很精進、沒有懶惰？因為實在講，初發心成佛有餘，一般這個初發心很難保持，一難保持會一直退，這個得要觀照自己道心、道力有沒有日進，都要勘驗。所以這一段話也都是自我勘驗，不能犯了「學佛一年佛在眼前，學佛二年佛在天邊，學佛三年佛化雲煙」，那就糟蹋了無量劫來稀有難逢的福報因緣。「懷居意重，莫念田舍否」，這個懷居，是懷念以前的故居，這個意重，就是感情比較重。懷念以前住的地方的親戚朋友，還有念著這些田地房舍，這個就是貪戀親情、貪戀身外之物。「見人富貴，莫念光榮否」，會不會很羨慕？那當然更不能起嫉妒。「自己貧賤，莫念奔競否」，自己當前是貧賤，有沒有不念去跟人家競爭？「有一於此，皆足退道心」，這句讓我們體會，聖狂之分，在乎一念。是道則進、非道則退，講到極處就是念頭，一念之間。那就「而入非理，不可忽」，不可輕忽。

「故省身者，學之實」，能夠時時反省自己的修身，三省吾身

，這樣的學問才會扎扎實實。「知非者，道之進」，能時時知非，才能去改過，才能德日進、過日少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說，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。天下聰明俊秀不少（就是本來根性都很不錯），所以德不加修、業不加廣者，只為因循二字，耽擱一生。」這是非常悲痛的事情，把自己成佛作祖、成聖成賢的機緣給斷送了，這個是自己毀了自己，就因為因循二字。成語說的，「因循」就「苟且」，就非道，就相續不斷。我們進入經文下一句，是屬於「自行」。接下來這幾句，這三句都是從心地當中先下功夫，自行，都是慎獨的功夫，我們看：

【不履邪徑。不欺暗室。】

一百一十四頁講到，我們看了這個《彙編》都覺得，每一個字都不能滑過，但是時間關係，成德就舉一些句子，後面可能就不能這麼細說了。大家有一百六十個小時是屬於自修的部分，四十個小時是上課，那就要自己多深入，因為這些教誨非常非常難得。

「履，身之所蹈」，就是親身所實踐，「與意之所及皆是」，不只是身的行為，包含意念都算在履的範圍。「邪徑，指至微而易忽者」。所以人心一不正，一失了中正，就會偏邪。所以他接著講，「謂一事一念之邪僻」，就偏邪掉了，不只是一件事、一個念頭。那我們看了這個註解，對『不履邪徑』感受就不一樣，所以講得非常透徹。「欺，謂明知故犯」，那變「倘揜飾，增一辜」。「暗室，人所不見不聞之處」，別人看不到、聽不到的地方，反而是「善惡初分之界也」。人有慎獨的修養，他時時保持正念，但假如沒有修養，在這種時刻最容易放逸了。

「不履邪徑者，從心源上打點得堂堂正正」，這個心源上有味道，就讓我們想到《了凡四訓》有端有曲，端曲的分野，就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。「純是濟世之心則為端，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

曲；純是愛人之心（純是愛人，沒有夾雜）則為端，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為曲」。明明是愛人，怎麼會憤、怎麼會發脾氣？因為這個愛不是純奉獻的，是有求的，結果付出以後沒有得到想要的，當然會憤。所以我們在付出有沒有夾雜著貪求？「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，有一毫玩世之心即為曲」。這些都是要細細去分辨，明明是尊敬人，怎麼還會有玩世不恭的行為出來？我們就冷靜看看，這都不是出自真正的恭敬。為什麼？他為了給上面的人好印象，為了贏得別人的認可，可是他人前人後就不一樣，對上對下就不一樣，他的傲慢就顯出來了，玩世之心則為曲。所以觀察人不能心粗眼翳，因為你懂得看清楚，你才能選擇良師益友，你才能選擇共同為往聖繼絕學事業的好夥伴。所以知人很重要，你要擇師、擇偶、擇友，以至於擇同事業的同志、夥伴，都要看得清楚。所以《弟子規》說「勿諂富，勿驕貧」，諂富驕貧，你說他對那個有錢人那是真的嗎？「勿厭故，勿喜新」，其實這個都是名利心，才會有這種行為。

我們看到這裡講到的，「雖一毫邪路」，剛剛我們舉的那幾句端曲，一毫不好的夾雜都不行，所以要堂堂正正，不能有絲毫的偏邪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「所關甚微」，雖然很微小，「到此斷然不走」，就砍掉了，不能走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，螞蟻的洞那麼小，可是它慢慢慢慢積，那還得了！所以連這麼微小都不走，「則大者可知」，那大的過失就更不可能犯了，都是防微杜漸。「不欺暗室者，從心源上打掃得光光明明」。「雖屋漏獨知」，以前古代的建築，最暗的地方在西北隅，這個只有自己知道，其他人都不見不聞的地方，「其機至隱」，就是人那個善惡念很細微，都會在那個情境中發展。「當此斷然不苟」，一個念頭都不苟且，「則顯者可知」，他在獨處的時候都是這樣的功夫，有人在的時候，那更是不可能會有這些邪念邪行，功夫都要用在獨處細微之處。「能如是

，然後積德累功，種種諸善，一以貫之」，有這樣的慎獨功夫，謹小慎微，那就能夠真正用這個真誠的心做一切事，都是積德累功。因小果大，都不要小看這些細微之處。

所以我們前面也講到《管子》一段話，「修小禮、行小義、飾小廉、謹小恥、禁微邪，此是勸民之道。」怎麼勸導人修身？就是這麼勸。「禁微邪」，細微的偏邪。《太上感應篇》也是這樣，一開頭就是強調這個。而且具體讓我們去感受什麼是邪徑，而且是什麼？是至微而易忽者，謂一事一念之邪僻也，他分析的是一個很細微偏頗的念頭，他點出來，很可能我們常常犯了自己也不知道。比方「福以酬德」，這個福怎麼來的？自然有德感來的福報，「稍有求之之心」，他主動要去求福，這個就是貪心，「即邪徑也」。「故當為子孫造福，不當為子孫求福」，這個話不搞清楚，偏了都不知道。什麼叫造福？什麼都要水到渠成，一急了，很可能就用不是很妥當的方式，那就把自己的福給折了。這裡提到，「謹家規、崇儉樸、訓耕讀、積陰德，此造福也」；「廣田宅」，你為了讓子孫更有錢，廣田宅，「結姻援」，看哪戶人家有權有勢，跟他結為親戚，「爭什一」，就是徵稅徵多了，「鬻功名」，你有地位，當官，居然去賣功名，人家賄賂你，你就把官職給他，「此求福也」，因為可以馬上得到不少錢。「造福者，淡而長」，因為他是淡泊名利，但憑心地，慢慢慢慢這個福報就現前了，而且很長遠。但「求福」的，馬上好像顯貴起來了，「濃而短」。其實這段話我們現代更明顯，大起大落的企業家，甚至是官員，很多，那個都是沒把這裡搞清楚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濃而短，沒幾年，本來一下子上億資產啪就垮下來，濃而短。

「名以實實」，其實這個就是名符其實才對。這個是講第二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就是，是為子孫造福還是求福，這個心念、這個

觀念都很重要，觀念偏了，心念也跟著偏。孟子說，「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」，這是天爵，上天給你的官位、給你的地位福報，這天爵。怎麼來的？自然感召來的，因為我們所行都是符合仁義忠信，行善都不疲倦，這是上天給我們的，這自自然然感召來的，不帶勉強，這是天爵。得要去巴結人、送錢，用種種手段，這是人爵，這個人剛好有這個權勢，你跟他關係好，打通了，他給你。這個最靠不住，而且一定犯法，一定早晚出事，所以濃而短。這些道理搞明白，君子樂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其實看起來這是當官的人，這是有家庭的人，其實這些心態拉回來，我們今天要從事弘揚漢學的工作，我們是不是「君子居易以俟命」，不會去投機取巧，不會去要攀關係？「小人行險以徼幸」，我們也都要境界當中去觀照自己，有沒有那個急於求成的念頭。

名以實實。「稍有市之之心」，這個市之之心就是想求取名聲。這個名利也是兩個大關，財色名利都是難過的關。其中有時候名比利還難過，有些人不好錢，可是他很好面子，或者很希望人家尊重他、看得起他。求人家尊重、看得起，這個也都是好名。或者是聽到人家讚歎，我們就挺高興的，人家一批評就特別難受，或者做完事就希望人家肯定，這個都是稍有市之之心。他點出來，有這樣的心態，「即邪徑也」。古人的心態就是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，是這樣的一個心境，要當一個名符其實的人，不願意當一個名過其實的人。包含沒有機會、沒有施展的位置，他的心態是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。他不是去要那個名位，他是先擔心，我真的做了，我有沒有真正的才德學識量去承擔這個工作、這個位置？我的才能、德行、學識、智慧、心量夠不夠？我們假如這些不好好提升，真的處在高位可能會壞事，甚至可能會害了底下的人。什麼都要，名也好、福也好，都要水到渠成為好。有求之心，都是習氣做主，

都是邪徑，都有偏，又不知道，就愈偏愈遠。所以這些話，確實對我們走弘法利生這條路很重要。看起來我們走這條路不是追求世間的名聞利養，但是這條路上得的名聞很可能超過世間，因為世間人對我們的尊重，很可能超過世間有錢的人、有地位的人。那我們在接受這些尊重，不小心就會心動，八風就很容易動，更要謹慎。

「故當為此生惜名」，愛惜自己的名譽，「不當為此生市名」，就不應該是去求取名聲、名望。「敦詩書、尚氣節、慎取與、謹威儀，此惜名也」，這個叫自愛，透過自己真實的道德學問，然後自然名符其實；「競標榜」，這個就是炫己長，「邀權貴」，就是跟這些權貴交往，「驚矯激」，就是這些行為都為了達到目的違逆常情了，「習模稜」，模稜兩可，就是不想得罪人。當然，你不要故意去得罪人，你真正秉公處理也有可能得罪人。但是不是說你順貪瞋痴去得罪人，那不是一個概念。這個習模稜就是爛好人，好像跟人家都處得很……就是襲跡者假，好像看起來大家都覺得這個人挺好，其實很可能細微處是自己很好名，不想得罪人，那每個人都肯定你，這個人脾氣不錯，好好先生，自己也挺高興的。《了凡四訓》這段話就很重要，「謹愿之士，雖一鄉皆好」，這一鄉的人都說這個人是好人，可是孔子不這麼看，「而必以為德之賊」，道德的賊，因為他該站出來講話、見義勇為的時候，他可能不願意得罪人，大是大非面前他沒有擔當，就會讓一方的是非混淆了。他為了一個被人家肯定是好人的小名，卻忘了大是大非，就混淆視聽，這就不妥了。

就像師長老人家在二〇〇七年，聯合國剛好辦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五十年的紀念，誕辰的紀念，就五十年才辦一次，這麼難得的機會，這個因緣也是很多我們的學處。為什麼聯合國會找老人家？因為他幫助泰國佛教界建了一個僧伽醫院，而且是為了慶祝泰國王

子五十歲生日，這給大小乘之間的促進交流、互相幫助做了一個好的示範，不管大小乘，統統都是佛的弟子，兄弟之間要團結。就因為種了這個善因，就感得在二〇〇七年泰國主辦這麼重要的節慶的時候、活動的時候，找老人家一起來合辦。也在這個因緣當中，能把宗教團結，還有「人民是教得好的」理念，可以呈現出來。宗教團結，有新加坡、有澳洲、有馬來西亞在做；然後倫理道德教育是管用的，剛好二〇〇七年湯池在辦學。就在這個機緣，能夠把這些經驗供養給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大使。這時候提出來，讓九大宗教上台去為世界和平祈禱，聯合國官員不肯。老人家說，「你們講和平是假的，我不想跟你們一起辦這個活動了，我退出！」這是大是大非，不打混仗，不搞假的。結果聯合國那邊就說好，那就幾分鐘就好。後來很微妙，這應該是佛菩薩、眾神加持，後來好像幾十分鐘，很長的時間。可能是下面的人自己在那裡擔心，上面的人其實不反對。因為後來好像祕書長進來了，看了也覺得挺好。因為好像祕書長就坐在老人家旁邊，那個活動就延長了不少時間，而且每一個宗教都祈禱，都用他們的方式，挺殊勝的。所以這個不能模稜兩可，不然這些都是市名，都是求取名。

「惜名者，靜而休」。他安在道上，靜，而且很安詳，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，甚至於他根本就不想要這個名。而「市名者，躁而拙」，很急躁，欲令智迷、利令智昏，他貪這個名，他慢慢智慧、理智就沒有了，慢慢都落入巴結諂媚之中。所以《論語》提到，小人可不可以從事政治？「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」，就想著怎麼樣得到這個位置。「既得之，患失之」，已經得到了他又怕失去，患得患失。「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」，他就會用很多手段，就麻煩了，這個用他的人也要有因果責任。所以知人善任，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」，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」。這些話意義都深遠，

不管是要用人，還是要幫助人，都要明白，當然前提還得要先自知，才能夠知得了人。

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